悉無律

俚羊

「嗨！阿貞外找。」小董入門吼著，「誰？」「不認識，高高俊俊的，說一句『麻煩你叫許薇貞』綯了三次眉頭。」望著給小董的信，阿貞想，當初要不是那麼好奇，想打開他那深鎖著的眉頭，乖乖讓家裡擺佈就好了。后悔了，不，決不是，祇是恨；恨自己力量太小，不能同家庭相抗。但是，這和家庭、和他人又有什麼關係？「不忍心見你受若，生活不幸福。」爸媽這話根本是用物質享受來定義幸福，不能是反對的理由。一個人是不是幸福完全憑個人的領略和感受，完全屬於主觀；不錯，跟阿誠日子可能過得苦些，可是祇要我滿意自己選擇的人，滿意自己的生活，這就是幸福，何必一定要〝食有肉出有車〞？那祇不過是物質上的享受，決不可當作衡重幸福的標準。不，不僅幸福，衡重任何一樣事物都不行。我承認物質是活著的基本條件，但它並不代表整個生活，生活一定還有著物質沒法替代的其他許多東西。我知道，生活中我要的是什麼，阿誠能給的是什麼，而他能給正是我要的。我希求的祇不過是這麼一點點主觀的幸福，爲什麼他們都阻擾我、逼我放棄？這和他們又有什麼關係？這祇是阿誠同我之間的事。

轉過身來，用力把一塊小石往下踢；我踢石，誰踢我？看著往下咕嚕咕嚕滾的石頭，阿貞想，說不能依著自己心意爲自己活著，總是時常有人指指點點：不能這，不能那；必須如此，必須那樣。爲什麼不能擺脫別人的影響，祛除世俗的束縛，順著自己的個性，去尋找、去獲得自己想要的？客觀價值祇不過是個坑人的地洞，大家都往裡頭跳；不跳，便是異端便是背叛，於是，坑外想跳未跳的人推你，坑內已跳的人拉你，總要你也一齊下去。直到你也跳進其中，他們才額手稱幸，認爲完成了一件了不起的大事。沒有比這種大衆化的集體謀殺更惡劣了。大衆化，大衆化…埋沒個人思想的大坑。折斷了根小樹枝，恨恨地抽打每株碰到的樹；繞過轉角，抬頭望，坡上孤零零站了個人，阿貞加快脚步迎上去。

※　　※　　※

「晚上睡覺不掛蚊帳，不怕蚊子叮你？」「不怕，我跟蚊子妥協：沒睡前不可咬，熟睡后任他吃飯；反正，睡熟后如條死豬再也不怕他咬。不過有點小麻煩，他會時常在耳邊嗡嗡地問：『你睡了沒？』怪吵人的。」每次同阿貞一起，話題總避開現實現境，免得觸到傷心處惹她掉淚。幽傷女人淚最是蝕人心骨，阿誠想，母親每次涕泗縱橫地〝勸告〞却始終不曾打動我。母親反對，祇是因她反對，並沒更好的理由。「聽媽話，孩子，媽不會錯的。」不管對或錯，總是，廿多年來一直聽著她的話，照著她的話作事，不慣於我不聽她話，所以更要竭力反對。人對於自己不慣於接受的事物總要竭力排斥：老一輩人反對搖滾樂却聽園舞曲；比老一輩更老一輩的人却反對園舞曲聽古典音樂。並不是搖滾樂不好或古典樂好的問題，而是慣不慣的問題。根本上是懼怕自己趕不上潮流而被淘汰，期望世界能靜止在自己所熟悉的環境中，這樣就不必再重新調整自我去適應變遷。因爲調整自我需要極大的功夫，必須將〝以前〞完全否定

悉無律

❀❀ 俚羊 ❀❀

而重新估定它的價值。這是很難而且不好受的，倒是對新事物的否定來得容易些，因它還沒在我們的感官和思想上形成概念，而人又有惰性：何必捨易求難，既然否定新事物容易，就否定它吧。代講的產生除思想的差距外，該也有這麼一點私心吧？

落日餘輝斜依遠山，淡淡白雲橫跨山腰，微風輕拂樹梢，歸鳥喧擾夕陽。飛鳥需要能遙翔的長空，走獸需要能奔馳的曠野，爲什麼我們對其他自然物的需求那麼清楚又那麼諒解，對我們自己的需求反而不明白而且苛刻？阿誠想，我希望的是得到我喜歡的人，因她極適合於我，以後的生活將非常融合；這是個單純的要求，如同走獸希望得到牠可以奔馳的廣大原野，因奔馳能使牠快活。難道我們必須壓抑我們的需要，放棄我們快活的來源？幾年來，一直追求著某一樣東西，却始終不能確定那是什麼；直到認識阿貞後才曉得追尋的是一個能讓我穩定的浮筒，一個值得我全心全意去疼愛的對象。阿貞前也有過幾個女孩子，也曾全心全意去試著愛她們，却沒能有和阿貞一起時那種心滿意足的感覺。不是阿貞特別一對其他許多人來說，阿貞並不十分理想，但對於我却非常合適；以前那些不合我意的女孩子却可能正恰合適於某一個人。各人的需要和理想都不同，所追尋的也就不同；我們決不可„以己度人”，決不可用自己的標準來衡重別人。衡重一個人，必須由他本身自作刻度來自我重度，其他的刻度和重度法都不準確。六點半，阿貞該來了，阿誠想，祇要過了今夜……。

※　　※　　※　　※

「手上什麼東西？」「給小董的信。」

「我們哭啼著來到這人世，爲什麼不一點痕跡不留，悄悄地走掉？還是…你仍有些牽掛？」

「是有點牽掛一你送我的那兩隻小白鼠沒人餵。」

「后悔了？祇要你有任何一點點悔意，我們就不作這事。」

「不，爲什麼要后悔，反正沒人能了解我們，怎樣作照樣沒人了解，祇要能同你在一起，什麼事我都願意作。」

阿貞把信撕成一小片一小片，扔入空中，望著它們往下飄，伸手接過阿誠給的。望著它們沈浮在一層霧中，緩緩擴大成糢糊一片，阿貞覺得有點暈。

覺得空虛襲上心頭，阿貞緊握住阿誠的手，也傳來反握力量；突然有許多話想跟阿誠說，却不知想說什麼，囁嚅著不曾開口。阿誠把手用力握了握，伸出另隻手繞過阿貞的肩膀摸撫著她的胳膊，似乎知道她想說些什麼。兩人並躺著，一句話不說，祇偶爾睜開眼望著對方，直至對方覺察到灼人的眼神，也把眼睛打開，互望一眼，交換個微笑，重把眼睛閉上。時間似乎不再往前推移，外界也似乎漸次消失。阿誠彷彿聽到一聲輕嘆，想追問，却陣陣混沌，祇得放棄，靜由身子讓黑霧吞沒。

※　　※　　※　　※

「生命誠可貴，愛情價更高。阿貞他們好偉大哦！」

悉無律

俚羊

？對，好，惡勢力反對他倆結合，而他倆自殺沒結合，所以惡勢力沒失敗。對不？」

「好了，好了，說不過你了，誰叫我不像你—陳逸志讀的是哲學系。」

「眞理終於戰勝邪說。哲學求的是眞理，政治才講究口才和手段，能顚倒是非的該是你這唸政治系的李佩董。」「閉口，死哲學家。」

「政客說不過人就要手段？」「你！」

死哲學家笑著躲過政客丟來的枕頭。

小董哼著歌，逗弄阿貞留著的兩隻小白鼠「滴不盡

「偉大？那門子的偉大？兩個笨蛋兼懦夫而已。先別生氣，我的好小董，聽我說：自殺本身也許很偉大—需要很大的勇氣，動機却可能很差勁。他倆根本冥頑不化，想想，小董，難道„嫁娶非所要”和„殉情”就沒第三條路好走？我們思考時，常執著兩極端拼命往裡鑽，而忽略了折衷的辦法。像阿誠他倆，固執著—和○，忘了—和⊙之間還有著其他數目。不懂？是這樣的，假設全得到是—，全不要便是○，私奔就像○．七之類的數目，而且並不是—、○和○．七之外就沒其他的選擇，更有著○八○．六等等好多好多的數目，也就是說解決這件除„嫁娶非所要”、„殉情”、„私奔”之外一定還有許多辦法，懂了吧。再說…，先不管他們的動機，不知他倆有沒想到„殉情”跟„嫁娶非所要”同樣得不到„所要”？那又何必。」

「士可殺不可辱，這是精神的問題，表現出寧可放棄一切來反抗„惡勢力”的偉大精神。」

「酸味十足。我問你，他們做到沒？」

「惡勢力再也沒法壓制他們了，革命成功了，怎沒做到？」

「大錯特錯了小董，必須把惡勢力完全消除才算革命成功，你三民主義怎唸的。不說笑了，他們家人雖沒法再勉強他倆做他倆不願做的任何事，但這不意味著„壓迫”不存在，祇要他倆活著，惡勢力又要壓迫他倆了；不是惡勢力不存在，而是他倆不存在，所以我們不能說他們反抗成功，倒該說他倆失敗了：他倆這麼做，根本是種變相的屈服，表示對惡勢力無可奈何，祇好自殺求解脫。」

「那麼，私奔一類的事也是變相屈服嘛。」

「不，惡勢力反對的是他倆結合，假如他倆私奔而結合，不管他倆怎樣達成目的，結合總是事實，那麼惡勢力相對的就算失敗。而且又能得到你說的精神勝利—不管你們怎麼反對，我倆就是要結合，而且也結合了，可以高翹著尾巴亂擺：汝其奈我何。」

「不對，不對，既然你說惡勢力對他倆私奔結合無可奈何，惡勢力就不存在。而他倆既已死，惡勢力對他倆也無可奈何，按邏輯推論，惡勢力也應該同樣地不存在。哈！勝利歸於殉情的偉大阿貞。」

「沒有，這根本是兩回事。惡勢力反對他倆結合，而他倆私奔結合了，所以惡勢力失敗。這推論對不

相思血淚拋紅豆，看不完…嗨阿志，你說阿貞他們爲什麼要自殺。」

「我不清楚，不過有幾個很好的解釋：一是捨不得放棄現在所享有的一切。」「怎麼會？」

「別打岔，聽我說，雖然他們生活水準有點差別，總還過得去，而他倆生活都依賴家人，還不必擔心衣食，這就是我說所享有的一切；一旦他倆不顧一切結合，必須放棄一切而由原始起步，這是很難的，眞的，生活本就很難，無中生有的生活更難。」

「胡扯，誰都必須有那麼一天，不依賴別人自力更生。」「事情本就沒定論，這祇是個解釋…。」

「決不是因爲這，我不同意，還有別的解釋呢？」

「第二個解釋是：也許他倆存著童駿性報復心理—你們不讓我怎樣怎樣，我就死，讓你們懊悔去。」

「又是胡說八道，還有沒有？」

「有的，你把小孩子手中餅乾搶去一半，他會用掉另一半坐在地上撒潑賴。不讓阿貞他倆結合，這等於搶去他們一半餅乾；於是把另半也丟掉這個動作。」

「去你的！」小董用力把門砰地一聲關上，走了出去。

※　　※　　※　　※

「你好傻，何必惹小董生氣？」

「你並沒故意要這麼做，愛情跟事實決不可混成一談。」

「人都死了，帮他們找個漂亮的藉口總是件好事。」

「不行，你決不能因人死了就一切寬諒，忘了嚴謹的批判，事情總要有個是非對錯。」

「這話倒沒錯，但是，事情本就沒定論，一切都祇是推測，眞正原因祇阿誠他倆才知道，更可能他倆也不能眞正知道他們爲什麼要這麼做。人不但無法了解別人，有時更不了解自己，對不？再說，移情作用有時根本不管用，推理也常錯誤。除非你眞正變成他，不然就沒法完全了解他。你現在憑藉的祇不過是推測，是否正確你也不敢說吧？」

「好吧，請眞理向愛情低頭，誰教你喜歡她？」

「不，你的推測而已，並不是眞理……。」

推開煩人的思考，阿志打開門快步追上小董。

